

[文章编号]1004—5856(2010)09—0091—04

# 风游云飘 惊龙蹴踏

——张旭作品中的情绪因素之我见

宗宏岗

(集美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在世界艺术领域中,书法是以其结字、体势、章法的独具匠心展现着无尽的艺术魅力。文章以张旭心理活动状态——情绪对其书法作品的影响为脉络,分析其作品精湛的书法技巧和强烈的抒情意识并从中找出情绪这一不可或缺因素对张旭书法艺术的直接影响。

[关键词]草书;狂草;心理状态;情绪;运笔

[中图分类号]J292.34

[文献标识码]A

书法艺术凭借东方特有的艺术哲理,质朴、绚丽、蕴藉、变幻的风格,数千年来使无数文人墨客为之倾倒。在所有的书法形式中,草书很好地体现了书法艺术境界,它使得字由实用性的书写符号上升为情感寄托的载体艺术。在古往今来的草书大家中,唐代的张旭是位杰出的典范。他有着丰厚的书法艺术素养,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激荡的感情与书法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借草书抒发个人情感,把草书惊涛骇浪般的气势、字与字结构间的随形结体和线条的轻重、枯润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他的草书作品上升到极为放纵的顶峰,从而把书法艺术的精神提高到了最高境界。时代在进步,契合书法家丰富的艺术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创新中发展。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明显加快,人们“需要以强烈的抒情和宣泄来调剂人生,需要欣赏自由和写意的艺术品来愉悦心灵”,<sup>[1]</sup>狂草恰恰是能够满足这种需要的艺术形式,也契合当今时代的节奏。本文将对张旭的草书进行探讨,与读者共同体会情绪在书法作品中的影响。

## 一、心理状态对书法艺术创作的影响

书法艺术创作是一种高级形态的创作活动,书法家以情感为主导,以笔墨为途径,在感受现实的基础上,凭借着激跃的情绪,对文字进行创造性的加工与改造,创作出挥洒生动的佳作。

苏轼曾就书法创作时的心理状态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无意”是指“收视反听,决虑凝神,心正气和”。(《唐太宗论笔法》)曾国藩也有“寓沈雄于静穆之中”(《曾文正日记》)的意见。通俗的讲,就是在进入创作状态之前,要使人的心理维持在一定的紧张水平上。苏联心理学家列维托夫把心理活动分为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个性心理三个方面。他认为“心理状态是心理活动在某一时间内的完整特征。”即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表明一个心理活动在当前一段时间内的特征,如分心、疲劳、镇定、紧张、松弛、欲望和动机斗争等。现代心理学也表明,情绪是有调节功能的,情绪诱发创作,维持创作的活性,能使创作达到

[收稿日期]2009-11-13

[作者简介]宗宏岗(1974-),男,山东宁津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绘画研究。

最佳状态。

在任何艺术创作中,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情绪会导致艺术家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作品,书法创作更是如此。在书法家进入创作状态时,他的心理会发生一系列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情绪上的变化。这种情绪反映在书法创作上,就表现为线条的或平实或激越、或安定或骚动、或挺劲或柔弱。这一方面取决于书法家当时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对象给予他的心理刺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自身的心理素养。每位书法家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心理素养都会反映在他们的书法作品中,而展示不同的美感效果。<sup>[2]</sup>此时,由于书法家心理活动及情感作用的强烈推动,书法家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同时,其感性的冲动则会骤然加剧。这时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现实生活与书法家自身生活阅历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带有强烈情绪的主观的书法作品。

可以看出,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体验,是与机体生理需要能否获得满足,并不断变化的状态,它带有情境性和冲动性并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所以说每一幅书法作品的产生,就不能简单地视为墨吸于笔,笔作用于纸的运作流程,它自始至终所展现出的是作者在作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sup>[3]</sup>扬雄就在《法言·问神》中说“书,心画也”,这充分揭示了书法与创作主体内心世界之间紧密的关系。由此我们就能联想到,当书法家处在或兴奋或痛苦的境遇中,伴随着情绪的起伏跌宕,他手中的毛笔就会书写出或激越或舒缓的笔迹,观者自然也能从笔走龙蛇中揣摸到艺术家的百感情怀。

## 二、草书艺术中的情绪与张旭《古诗四帖》

### (一) 草书艺术及情绪宣泄

唐朝是一个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的封建帝国,在文化艺术方面实现了古今中外的空前大交流、大融合。这也造就了“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也就是在这种条件影响下,当时的文学、绘画、雕塑、音乐等文艺样式也都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地,书法艺术也呈现出了一些全新的变化。书法家层出不穷,张旭非常具有代表性。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吴长史,人称“张长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是一位极具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呼叫狂走,然后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颠”的称呼。他把当时流行的“今草”书体,发展成为笔法放纵、字形繁多变化的“狂草”书体,做到笔未落而意在先,书虽尽而心相连,成为我国狂草书体的奠基人。当时,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的剑舞,张旭的草书为“三绝”,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狂草,又称“醉草”或“大草”,含有情感激越的意思,是书家在忘我状态下创作出的极具笔墨意趣,迸发、洋溢着抒情性和宣泄性的艺术形式。西方现代绘画表现出的躁动、不安、无奈的艺术观念就与狂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狂草形式的出现,标志着书法已经摆脱了实用的意义,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艺术家个性情感的艺术。

为何草书能很好地传达书家的情绪呢?

一方面,刘熙载曾引用苏东坡和庄子的话加以阐述。他说“观人与书,莫如观其行草。东坡论传神,谓‘具衣冠坐,敛容自持,则不复见其天’。《庄子·列御寇》篇云‘醉之以酒而观其则’,皆此意也”。一个人的性格情绪支配着自己的言行变化,做什么?怎么做?草书就如人坐卧行立,乘舟跃马,皆可流露出个性情绪。

另一方面,草书充满着强烈的运动感,如龙蛇出没,如夏云变幻,这是对于事物、生命运动最充分的表现,为其他书体所不及。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家内心的情绪起伏一在定程度上是凭借线条的强烈节奏来体现、传达、抒发的。

草书高度自由的抒情性质,在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中得到较深入全面的论述,内容十分生动“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以次终其身而名后世”。韩愈以犀利的目光发现了张旭草书中书家的情绪和艺术的高度契合。凡是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情绪的起伏变化,事物的转换变幻,生命的运动,一寓于书。

“韩愈精湛的见解,揭示了草书抒发情绪的性质:

首先,草书是情绪宣泄的最佳方式之一。

其次,草书的抒发情绪是全方位的,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都可以抒写。

再次,草书取象于天地之物,摄取万类的运动,并将其融铸为线条、形体,去抒发情绪。”<sup>[4]</sup>

总之,草书艺术是一种高度自由灵活抒发情绪的艺术。

## (二) 分析情绪在《古诗四帖》中的体现

《古诗四帖》集中体现了张旭草书的风格特征,通篇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行文在跌宕起伏中,动静交错,好似“赤骥白马,一驾千里”颇有咄咄逼人之势,其字型变幻无常、飘渺无定,时而若狂风大作、万马奔腾,时而似低昂飞翔、翻转奔逐,充满着“忽魂悸以魄动,惶惊起而长嗟”的变化,这就是张旭豁达、潇洒个性的直接映现,作品凸显了张旭当时的雄肆宏伟的状态,实乃草书巅峰之作。

### 1. 在运笔上

狂草的中与侧、藏与露、转与折、轻与重、缓与急的笔法在张旭的《古诗四帖》中体现的尤为精妙。通观全帖,其运笔上交代清晰,圆转自如,含蓄而奔放。随着情绪的宣泄直接导致下笔节奏忽重忽轻,线条随意流走,或凝练浑厚,或飘洒纵逸,浓墨处感觉有“屋漏痕”的质感,枯笔触又独具“锥画沙”般的张力,更加有力的展现出张旭当时书写状态的激情奔放。对于张旭的运笔,孙过庭《书谱》中就讲“真以点划为形质,使转为性情,草以点划为性情,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划尤可记文”。<sup>[5]</sup>我们现在来观看时,亦能体会出张旭当时的情绪起伏变化,在近似疯狂的创作状态下,乘着书兴急速挥毫,草书也渐渐形成了狂放纵逸的审美风格。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有言“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漏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李颀在《赠张旭》中“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还有许多的文字对其癫狂的书写状态进行鲜明生动的描摹,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 2. 在体势上

体势是书法结体和用笔的综合形象,也是书法艺术区别与写字的本质特征。《古诗四帖》的体势变化非常丰富,大部分字的取势都是以欹斜为主,但是字的重心居中,有的字重心

也下移或上提。但字在险势中,险而不倒,在倾斜中,斜而平稳。

分析狂草的体势可以得出,《古诗四帖》的体势是讲究穿插避让的。既讲究行与行之间的气势,又讲究一字之间偏旁构建的穿插,再加上运笔的轻重、转折、疏密等变化,整篇字没有雷同。此外,张旭还运用了横纵、开合等变化体势,将整篇文字灵活运用,体现了张旭在书法认识、修养方面的艺术高度,可见,他的草书达到如此高的艺术水准,与他的多年潜心修炼是分不开的。

### 3. 在章法上

看似毫无章法的狂乱,其实自有其法,只要你仔细辨认就会字字分明,虽然变化多端,法度丝毫不乱。《古诗四帖》的章法安排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是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是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

章法即谋篇布局,是对一幅作品整体布局和置陈布势的方法,它包括对单个字体“势”的设计,对字距、行距之间的空白分布以及对整幅作品的行气、节奏、格调的整体把握。狂草的章法布局相当大胆、自由,张旭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有时两个字看起来像一个字,一个字看起来像两个字。纵观全篇,每行字左右摆动,忽左忽右,行距之间忽开忽合,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及轻重疏密的安排巧妙、自然,行行之间的穿插错落恰到好处,气韵生动。而且运用对比的手法,让大小、方圆、粗细、疏密、黑白、浓淡、干湿、断连、曲直、长短、肥厚、繁简、远近、歪正等动静结合在一起。《古诗四帖》通篇行气贯通,格调一致,参差错落,上下呼应,好似一幅变幻莫测的画面,充分体现了张旭草书的豪放沉着,势如破竹的面貌特征。

从总体疏密上看,《古诗四帖》属于较密的,通观四十行近两米宽的全帖,行与行之间疏密相间,笔墨轻重浓淡,布白得当,极具韵律感。从起笔开始挥毫果断,方折多于圆笔,迅疾之处,如走龙蛇;点画的起笔皆圆头逆入,行笔皆中锋运行;收笔处轻重有度,不飘不滑。线条质感如锥画沙,如屋漏痕,字字之间的牵丝引带,没有丝毫的含糊之状,而且狂草的连笔是上一笔末连接下一笔的末,在气势上呈上启下,一气

呵成,令观者赏心悦目。看似无法,实则有法。

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书法家都是善于调动创作情绪,把外在的事物对感官的冲击,转化为一种深层的动力并表现到书法创作中来,可见,情绪对书法实践活动有着巨大的影响、推动作用,而任何一种情绪体现又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积淀。韩愈称张旭的书法表现了“喜怒窘穷,忧悲愉佚”的情感宣泄,明代祝枝山则认为“喜怒哀乐,各有分数”。由此可见,艺术情绪宣泄具有其非凡力量的突出特征。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嗜酒,被称为“酒神派”,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创作状态,半醉半醒之时,他把满腔的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狂。在那种意识、潜意识、情感、想象都交集一起的时候,他的理性和拘谨被抛在了脑后,潜意识中所压抑积藏的,生命之原始本能的情感得到了畅然的吐泄。这时的酒不是消极的、浇愁的麻醉,酒积极的帮助书家突破了理性藩篱,使书家的精神大获解放。澎湃的心灵在这时都化成了任情恣意的笔墨倾吐,达到从容无碍的创作之境,这实为一种快事。正如托尔斯泰所说“艺术家越是从心灵深处汲取感情,感情越是恳切真挚,那么他就越独特。”<sup>[6]</sup>

时代骄子张旭的出现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仅带来了一股强有力的书风,而且使书法的艺术境界又一次得到升华,并影响了后来的一批批书法家。张旭将汉字这种工具性、使用性的符号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纯艺术的形式,使这种抽象的线条、结构成为他思想感情宣泄的一种手段。张旭创作书体时张扬的个性,决定了他狂草艺术的境界。在唐代尚守晋法的书风中,张旭突破传统,打破魏晋时期的拘

谨,演绎出狂放自由的草书,为世人所景仰。值得一提的是,他将情绪化、感性化融入在自己创造的草书中,这又是何等的胆识和气魄。亲眼见过张旭作草的诗僧皎然记录了这一史实:“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陈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风游云飘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张旭的作品看似乱石铺路,无行无列,但这些看似的“狂乱”决不是任意胡来,是其潜心研习、忘我投入、大胆突破的最终体现。我们对张旭的书法艺术应该大力继承,让其狂放自由、情绪激荡的草书艺术成为学习的典范之一,也使得草书这门艺术在广大群众中得以广泛研习。笔者所分析的《古诗四帖》是历代文人墨客临池学书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是张旭唯一流传于世的墨迹。此文更有抛砖引玉之意,狂草具有自由属性,却一直没有形成壮阔的发展态势,假定我们能够坐下来脚踏实地的识草字、知草意、明草理,必将为狂草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参 考 文 献】

- [1]王劲松.狂草艺术走向蠡测[J].绥化学院学报,2006,(26).
- [2]王永钊.中国书法美与书法家心态的同构关系[J].造型艺术研究,1990,(1).
- [3]宗维新.艺术情感的表现[J].造型艺术研究,1992,(3).
- [4]姚铭.古代书论中的抒情性论之研究[J].造型艺术研究,1992,(3).
- [5]孙过庭.书谱[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
- [6]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A].艺术名言[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
- [7]阙长山.浅议书法创作的心理因素[J].书法.
- [8]王臻良.书法艺术创研过程中的心理特质[J].湖北大学学报,2005,(3).

责任编辑:张新潮

## My View on Zhang Xu's Emotional Factors in His Works

ZONG Hong-gang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Calligraphy in the field of art is rich of artistic charms with its unique form, structure and design. Zhang Xu's works are analyzed from the view that his emotions play an import role in his creation. It is concluded that his calligraphy implicates a strong sense of emotion that comes from the calligrapher's feelings.

**Key words:** cursive hand; highly cursive script; mental state; mood; wielding the pen